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 [英] 罗伯特·史蒂文森 / 著 杨继增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 [英] 罗伯特·史蒂文森 / 著 杨继增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英)史蒂文森(Stevenson,R.L.)著;杨继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5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7-1

I.金… II.①史…②杨…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86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金 银 岛

作 者 (英)史蒂文森
译 者 杨继增
责任编辑 黄滔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7-1/I·2235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金银岛

卷一 老海盗	3
老海狗在班保上将客栈	3
黑狗露面与失踪	9
黑斑	16
水手箱	22
瞎子的结局	28
船长的文件	34
卷二 船上厨师	40
前往布里斯托尔	40
望远镜里的景象	47
弹药与武器	52
航程	58

WORLD
2 classic of LITERATUR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我躲在苹果桶中所闻	64
军事会议	72
卷三 岸边历险记	78
岸边历险记的开端	78
第一次打击	84
本岛土人	90
卷四 寨栅	97
弃船的经过 97	
舢舨的最后一次航行	103
第一天的战果	108
守寨的人们	113
希尔福的特使	119
攻击	126
卷五 海上历险记	132
海上历险记的开端	132
退潮	138
小船巡航	143
我降下骷髅旗	149
以色列·汉兹	154
“八个里亚尔！”	162

卷六 希尔福船长	168
身陷虎穴	168
又是黑斑	177
诺言	184
猎宝记--福林特的指针	191
猎宝记--林中人声	198
推翻首座	205
结局	211

化身博士

一扇门的故事	219
寻找海德先生	227
哲基尔大夫闲逸之至	237
丹佛·卡鲁爵士谋杀案	241
黑信事件	246
莱尼恩大夫之死	253
窗口事件	258
前夜	260
莱尼恩大夫的叙述	278
亨利·哲基尔供述全案	288

金
銀
島

卷一 老海盗

老海狗在班保上将客栈

特里洛尼老爷、利沃希大夫，以及另外几位先生，一直在催促我将有关金银岛的全部详情，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今到了一七XX年，我总算拿起笔来，想要写作；思绪飞扬，不知不觉地飞回到很久以前家父尚在海边开班保上将客栈的某天，那个长途跋涉、历尽沧桑、腮上有刀疤的老海狗头一次来敝店下榻。

回首往事，所有得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住客步履艰难地向客栈门前走来，后边跟着一个推小车的役童，车上有他的水手箱。该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皮肤是古铜色的；上身穿一件肮脏的蓝色外套，涂了柏油的发辫垂在肩上，随着他走路而飘动；脸上有一道青白色、看起来不干不净的刀疤；手上也伤痕累累，就连指甲也缺损断裂，我看后不禁为之一振。他四下察看这个小小的海湾，一面独自吹着口哨，忽然间用颤抖的声音高声唱起了那首古老的水手歌，后来也经常唱的：

十五条汉子翻死鬼箱——啃一啃一啃，来瓶朗姆尝一尝！

他苍老的歌喉挑得很高，好像起落船锚转动绞盘的时候，机器上响起那叽叽嘎嘎的奇怪的声音。最后，他用棍子的头儿重重地敲着客站大门，家父赶紧出门接应。他什么话也不说，开口便要一杯罗姆酒，瓮声瓮气的。接着把酒含在嘴里慢慢地品味着，一边继续环顾周围，望了那海边的峭壁一阵儿，后来停在我们店外画着班保上将的洋铁招牌上。

“这个海湾倒很方便，你们开店找的地方很不错！”他说道，“客人很多吗，朋友？”

家父没对他说什么，话特别少，真遗憾。

“那好，那么，”他说，“我就在这儿住下吧。过来，伙计。”他招呼那推车人，“就停在这里，帮我将箱子搬进去，我在这儿住下了。”接着又对家父说，“我不讲究，只要酒、熏猪肉和鸡蛋，就能过日子，还有就是要站在那岩顶上可以看到过往的船只。唔，你们怎么称呼我呢？”停了一会儿，他继续对我们说：“你们就称呼我船长吧。啊，我知道你的意思——拿走！”然后将三四枚金币丢在门槛上。“什么时候用完了，随时告诉我。”讲话的态度可神气了。

说实话，尽管他衣着不好，讲话也瓮声瓮气，却和普通的水手不一样，那样子真像习惯下命令的船长，或是大副，随时都会动手打人。那推车的告诉我们，他昨天坐邮车到了皇家乔治客栈的门口，一下车就找人打听海边的几家客店。也许我们家店子的名声很好，地方也僻静，就被他选定了。对于他，那时我所了解的就只有这么多。

后来我又渐渐发现，他很少开口，成天围着海湾转来转去，或者就在岩壁上闲逛，手中拿着一架黄铜望远镜。晚上总坐在店堂里一个角落的壁炉旁边，不停地喝水和罗姆酒。别人与他说话，大部分时候他都不开口，只是狠狠地瞪你一眼，或是从鼻子里发出像雾里行船鸣号那样的响声。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和店里的常客们也就习惯，由他自便了。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每天散步回来以后，总要问今天是否有什么水手模样的人经过这儿。开始我们以为他是想念他的同行，孤独的生活令他无法忍受。不过后来我们才明白，他根本就不希望碰到他们。举例说吧，如果偶尔有一名海员在我们店里歇脚，他肯定会先稍稍掀开门帘，向他看一看，然后才进来。并且可以肯定，只要有某个这样的人物在场，他肯定会噤若寒蝉。起码我是知道这一切举动的原因的，因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替他分担着害怕。一天，他将我叫到没有人的地方，表示想在每月的初一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只要我“时时留意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一见到这个人的影儿，立刻向他报告。到了初一，我去他那儿讨报酬，他总是先冲我从鼻子里发出鸣号，而且瞪大眼睛逼得我只能让步。但是，不到一星期，他肯定会变卦，将四便士的银币分文不少地给我，并且重申先前的吩咐，让我注意那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

你们可以想像，我几乎在梦中都能看见他所谓的那个人。在狂风暴雨的晚上，房子的四角被吹得摇动不停，小湾里惊涛骇浪拍打着峭壁，我能看见那个人变换成千百种不同的样子，现出千百种可怕的面孔。时而那条腿截到膝盖，时而截到齐臀部，时而他又变成一个或者没腿、或者在身躯当中长着一一条腿的可怕的怪物。更可怕的噩梦便是看到他跳着蹦过树篱与水沟朝我追来。反正，这每月四便士赚得实在不易，我付出的代价

可真大。

虽然我一想起那个“海上独脚侠”就吓得够呛，可是对船长这个人我却远不像大家那样害怕。有几天夜晚，他喝的兑水朗姆酒大大地超出了他的大脑所能撑住的程度，接着他就坐在那儿毫无顾忌地大唱他那支古老、粗野、狂妄的水手歌谣。有好几次他吆喝着请每个人喝一杯，迫使大伙儿心惊胆战地听他讲故事，或是跟着他一起瞎唱。我经常听见“嗨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的叫声震得房屋颤动。别人看到他都害怕得不得了，因此拼命地参加合唱，人人都极力唱得盖过其他人，要不就会得罪罹祸。因为他在发酒疯时一点儿都不讲理，确实是一个世上最凶横的恶霸：他会用力拍桌子让大家安静；如果有谁问个什么，他会顿时大发雷霆；如果没有人吱声，他又觉得旁人不专心听他的故事，同样会大动肝火；他都不准别人走出店门，直到他醉得不省人事，东倒西歪地回房去睡觉为止。

最令大伙儿毛骨悚然的是听他讲故事。那些为非作歹的故事，内容全是有关绞刑、走板子、海上风暴、德里·土尔图加斯、在加勒比海南部最野蛮、最残暴的海盗与他们的巢穴之类。照他自己所说的，他在海上和世界上最邪恶的一些坏蛋瞎混了一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所用的语言，几乎和他叙述的可怕故事一样让我们那里纯朴的乡下人灵魂出窍。我父亲常常念叨客店肯定会完蛋，因为顾客很快就会全部走掉。谁愿意在船长的淫威下活活地受罪，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战战兢兢？但是我看，船长留在这儿对我们大有益处。人们那时尽管让他给吓住了，不过后来回忆起来，还是感到很喜欢；在呆滞单调的乡间生活中，这确实是非常新鲜和刺激的。甚至有一些小伙子看起来对他很敬佩，称他为“地道的老海狗”、“第一流的老水手”等等；又说英国能够在海上称霸就是靠这种人。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真有可能把我们的店毁了。他住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开始付的那点儿钱已经用光了，而我父亲一直不敢向他讨钱。如果父亲刚刚开口，船长马上从鼻子里发出特别大的响声，几乎像在怒吼，而且对我那可怜的父亲虎视眈眈，吓得他慌忙从房间里退出去。我曾经看到他在遇到这种事情以后绞着自己的双手。我相信，这种烦恼而痛苦的心情定然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船长住在我们店里的那段时光，除去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以外，装扮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他的三角帽有一道卷边散了线，从那天开始他就始终听任它悬着，尽管碰到刮风的时候特别讨厌。我记得他的外衣成了什么样子；他不时地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将它补了又补，到后来，上边除补丁以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他从来没有写过信，也从未接到过信；他从来不和别人搭腔，除非和店里其他的顾客，那也多数在他喝朗姆酒喝过量时。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他打开过那个大箱子。

他只有一次碰了钉子，那是在最后我父亲病情严重时。一个晚上，利沃希大夫来看病人，吃过我母亲端去的一顿饭之后，回到客厅里抽斗烟，等他的马从村子中牵来，因为本葆老店没设马房。我跟在他后边走进客厅，记得那时我曾留意到：大夫衣衫整洁，神采奕奕，头上扑着雪白的香粉，一双黑眼睛充满睿智，举止优雅得体；而那些乡下人却看上去比较粗俗，尤其是那个样子可怕的海盗，又脏又胖，喝了大量的朗姆酒，醉眼惺忪地瘫软在桌上；他们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猛然间，他——就是那位船长——又扯开破嗓门唱起那首老调：

十五条汉子翻死鬼箱——唷一唷一唷，来瓶朗姆尝一尝！别人都跟

酒和鬼去见阎王——啃一啃一啃，来瓶朗姆尝一尝！

刚开始我猜想“死鬼箱”可能正是放在前楼他的房间里的大箱子。这个想法在我的噩梦中和我总是念念不忘的海上独脚侠搅和在一起。但是，当时我们大家对那首歌谣已经不大理会了，那天晚上只对利沃希大夫来说是新鲜的。我能够看出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非常不快地抬起头向船长看了看，随后继续和花匠老泰勒讨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办法。那时船长越唱越有劲儿，后来敲了敲他跟前的桌子，我们都知道那是要众人不要喧哗。谈话声立刻停止，惟有利沃希大夫仍然在谈吐清晰、温文尔雅地说着，吐几个字就潇洒地吸一口烟。船长鼓眉暴眼朝他看了片刻，又敲了敲桌子，眼睛瞪得更可怕，最后夹着一句脏话嚷道：“那儿的人听着，不准说话！”

“你是在对我说吗，先生？”大夫问道。那恶棍说是的，同时又说了一句粗话。“我只有一句话打算对你说，先生，”大夫说，“假如你继续酗酒，世上很快就会减少一个粗鄙下流的混蛋！”

那老家伙开始发火。他跳起身来，摸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将它打开放在手上掂量，那样子像用飞刀将大夫扎到墙上。

大夫一动也没动，姿势像刚才一样向肩后转过头，用毫无二致的音调对他讲话，声音微微提高了一点儿，让客厅里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他非常冷静而又不可怀疑地说：“要是你不立即将刀子重新放回原处，我以名誉保证，下一次巡回审判肯定将你处以绞刑。”

接着，他们进行了一次彼此敌对的注视，可是船长很快就挺不住了，收起手里的刀子，重新回到座位上，如同一只打败的狗，轻声咕噜着。

“现在，先生，”大夫接着说，“既然我了解到我管理的地区有这么一个人在，告诉你，我会每天每夜派人看着你。我不只是医生，我也担任着本地的治安推事。如果有一点儿对你不满的话让我听到，就算只是为了像今天晚上那种放肆行为，我也会采取有效办法，将你拘押起来从这儿驱逐出去。别的我不愿意多说。”

很快，利沃希大夫的马被牵到门前，他就骑着离开了。这晚，船长再也没说话，接下来好几天晚上都很安静。

黑狗露面与失踪

在此之后没过多久便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希罕事件中的头一件，这些怪事总算让我们摆脱了那个船长，但是却并未摆脱他造成的麻烦。你们看下去就会知道了。那年冬季异常严寒。冰冻久久不化，暴风刮个不停。我那可怜的父亲没希望熬到来年，这是从刚开始就明摆着的事情。他的病日益严重，母亲和我要把店铺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包下来，手忙脚乱，因此没怎么留意那位古怪异常的客人。

在正月里一个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早上，小湾在厚霜的覆盖下只能看到一片灰白，小小的波浪轻轻地拍击着沿岸的石头。初升的太阳刚碰到山巅，远远地沐浴着大海。这天船长起得比平时早，他腋下夹着铜管望远

镜朝海边走去，帽子斜戴在脑后，一把弯刀在蓝色旧外衣宽大的下摆下晃动。我记得他一路走过，从嘴里冒出的像烟雾一样的水汽一路缭绕着他。当他转到一块大岩石后面去的时候，我最后还听到他愤懑地重重地呼哧着，好像受了利沃希大夫一番抢白仍然耿耿于怀。

家母在楼上照应父亲，我在楼下准备船长回来要吃的早点。突然间，客厅的门打开了，走进来我以前从未谋面的人。那人面色苍白，左手少了两根指头；尽管他配着弯刀，然而不太像英武可畏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是否有一条腿或者两条腿的水手到我们这儿来，而此人那时候却令我很难做出判断。他的模样并不是干水手的，但是又沾着很多海上的气味。

我招呼他要些什么，他说他要喝一杯朗姆酒。然而我刚想进里屋去给他拿酒，他却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将我唤回。我手拿餐巾只好停下来。

“过来，小家伙，”他说道，“再走近一些。”

我朝前迈了一步。

“桌上的早点是给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吧？”他斜着眼睛问我。

我答道：我并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早点是给住在我们店里的一个客人准备的，我们都称他船长。

“这不重要，”他说道，“大副比尔也有资格称为船长。他脸上有一个刀疤，脾气挺讨大伙儿喜欢，尤其在喝多时。我的朋友比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让你相信，我不妨告诉你：你那个船长脸上也有一个刀疤，并且是在右面脸颊上。是不是？我说是吧。现在请问，我的朋友比尔是否在这里面？”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边散步去了。

“去哪里，小家伙？他朝哪条路走了？”

我将那巨大的岩石指给他看。他问船长是不是快要回来了，要等到什么时候，又提出几个其他问题。我全都一一作答。“唔，”他说，“过会儿我的朋友比尔肯定会像见到好酒那样开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儿开心的神情，而我不无理由地认为，就算这个陌陌客人有意这么说，他的估计也不对。但是我想怎么也没有我的事，何况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陌客一直在店内接近门边的地方呆着，眼睛注视着那个转弯处，仿佛猫在窥视耗子。我偶然走出店门到了大路上，他立刻将我唤进去。他也许嫌我行动不够麻利，像白蜡一样的脸上霎时露出凶狠的样子；他命令我立即进去，还骂了一句让我心惊胆战的脏话。我回到屋里以后，他又恢复原来那种半哄半嘲的神态，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我是一个乖孩子，说他很喜欢我。“我有个儿子，”他说道，“与你差不多一样。他是我的骄傲。可是男孩子最重要的是遵守规矩，孩子，必须遵守规矩。你如果和比尔一起出过海，你绝不可能站在那儿等人家命令你第二遍，绝对不可能。比尔从不重复第二遍，和他在一条船上呆过的人都知道。看，真是我的朋友比尔来了，腋下夹着望远镜。希望上帝保佑这个老头儿，我的天！孩子，我们去客厅里藏到门后，好吓吓比尔。让我再次求上帝保佑他。”

说着，陌客便拉我一同返回客厅。他将我藏到自己身后，躲进角落里，让开着的门将我们两个都遮掩起来。可以想像，我多么害怕；看见陌客自己事实上都战战兢兢，我的恐惧感就更厉害了。他掀开衣襟露出弯刀柄，将剑从鞘里抽出一截。我们在那儿等候时，他就像不断地要把什么卡在他嗓子里的东西咽下去。

船长终于进了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也不往左右两边看一眼，直接